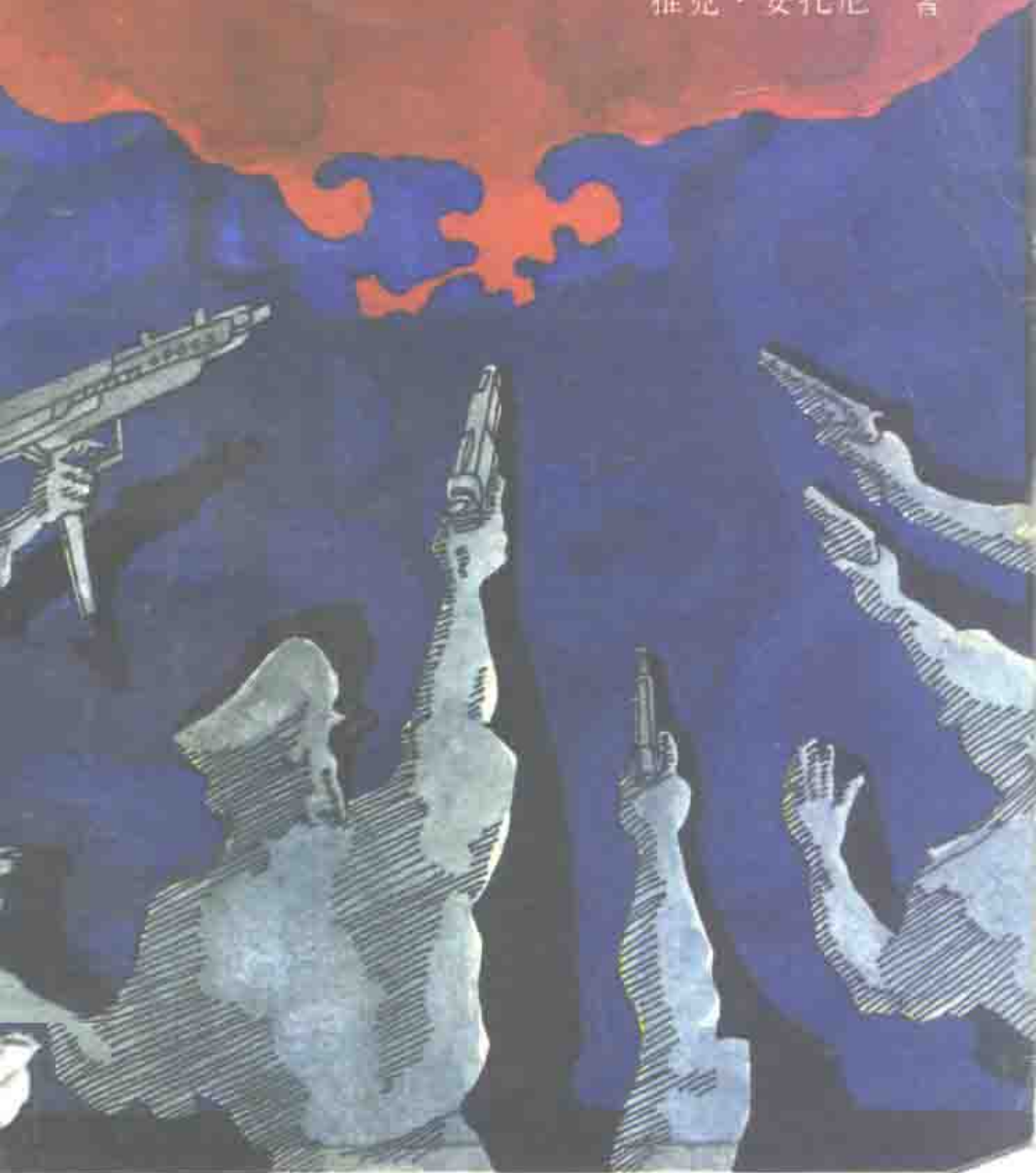


国际刑警组织案例选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雅克·安托尼 著



国际刑警组织案例选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雅克·安托尼

著

孙昆山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Pierre Bellemare

Jacques Antoine

DOSSIERS D'INTERPOL

Editions° 1 1979

根据法国第一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许淑珍

封面设计：施本铭

国际刑警组织案例选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雅克·安托尼 著

孙昆山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 字数：22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7-5012-0337-7/I·45 定价：3.60元

译者的话

在当今世界，国际交通工具日益发达，各国人员来往日益频繁，财政支付手段日益多样化，这无疑是大好事，但也同时为形形色色的国际犯罪活动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国际刑警组织正是为了应付这一局面而成立的负责协调各成员国侦破国际刑事犯罪案件和追捕国际刑事犯罪分子的专门国际组织。它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有一个卷帙浩繁的资料库，记录了有关国际犯罪分子的身份、化名、外貌、特征、同伙及作案方式等各种资料。本书作者从国际刑警组织4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所处理的成千上万的犯罪档案中，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编成了5卷选集。我们从中挑选了最精彩的31个案例。它们详尽地叙述了案犯的作案动机、方式和刑警的侦破经过。上述案例，从用毛衣针杀人到用无线电密谋作案，从劫持飞机到制造伪钞，从强迫少女卖淫到91岁老翁放毒，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国家掩盖在纸醉金迷现象后面的另一个阴暗世界。本来就跌宕起伏的案情变化，经过作者的巧妙编排，生动地烘托出往往是怪诞不经的人物性格，再助以辛辣的笔锋和幽默的语言，使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孙昆山，郑业奎，龚元兴，王晓渡，高虹，王学红，杨广玉，常东跃，刘海星，张红梅，刘宁慧。全书由孙昆山统校。

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1990年5月

目 录

不认输的怕事者.....	1
壁橱里的瑞士人.....	11
戴蓝帽子的杀人婆.....	21
有其父必有其子.....	31
浪子.....	40
滑稽始于重复.....	50
疯狂的老叟.....	60
来历不明的女尸.....	69
两亿法官.....	78
乱真的伪造.....	89
杀兄疑案.....	99
罪恶之路.....	108
毛衣针杀人犯.....	120
不甘寂寞的老人.....	128
无线电波泄露的罪行.....	137
第五颗子弹.....	146
迫不得已的新闻封锁.....	157
最昂贵的罪行.....	169
荷兰飞贼.....	178
狂犬病追踪记.....	187

行踪诡秘的杜先生	198
沙发下的间谍	209
匪徒孝子	218
世界共和国	227
管家兼情妇	238
可怜的查尔斯	249
披着画皮的老头儿	260
玛尔戈去跳舞之后	270
斗“牛”记	282
不应重逢的旧友	293
骷髅之谜	305

不认输的怕事者

1962年2月2日晚上6时，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有人将一个橄榄油瓶子敲在另一个人的头上。被打的人闭上了眼睛。被害者名叫约瑟夫·戈尔德维茨，他的父亲是俄国籍的犹太人，后来移居美国。他又矮又胖，才42岁，已经开始秃顶。他天生胆小怕事，自从搬到这个几乎每天都发生凶杀的布鲁克林贫民区以来，他更胆小怕事了。他的父亲因身体不好，将小食品店交给他经营之后，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胆小怕事。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父亲将食品店移交给他的那一天，对他是这样说的：

“你要像我那样继续交钱。有些人会闯进商店里来，你要得到保护，就得向他们付钱。这样，其他人如果再来逼你出钱的话，你就对他们说，你已经得到意大利人的保护，因此不能交双份钱。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孩子，这些事，我过去从来不对你讲，但是，现在得向你讲明了。你得每个月向意大利人交50%的利润，否则就得关门。那时，如果他们将你当作杀一儆百的目标，就有可能将你打成终身残废。”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对父亲回答说：

“我看情况办吧！现在你同妈妈一起呆在家里，店里的
事由我负责。”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是具有奇特性格的人，即属于那种

自知软弱无能但又不肯认输的人。他认为，他那当店铺小老板的父亲之所以于1917年逃离俄国，绝不是为了到这里来向纽约的歹徒们卑躬屈膝的。如果说，父亲在40年期间，为了能够生存和紧巴巴地过日子，一直向勒索者交纳税款的话，那是因在战前，在1924年到1940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歹徒们可以称王称霸。可是，现在已经到了1962年，美国的情况已非昔比。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就是这么想的。

他还回想起20年前，1942年即他22岁时，他服役的军队在北非登陆，后来又开往西西里岛的事。他虽然胆小怕事，也仍然在卡萨诺山^①经历了德国人的战火洗礼，活了下来。为了自由，他还负了伤。为此，他左臂留下了残疾。所以，他认为自己至少获得了一项权利，即在出售一瓶橄榄油时，不必向布鲁克林区的恐怖集团交纳50%的利润。约瑟夫·戈尔德维茨从内心深处就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一直胆小怕事，生怕别人打击报复，但他从未向任何人屈服过。

直到疯子乔将一个橄榄油瓶砸在他头上之前，他一直顽固地坚持这种看法……

疯子乔是名符其实的疯子，他的真实姓名是戈尔乔·波利齐。他同被他袭击的对象一样，也是移民后裔。但是，他的父亲不像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父亲那样来自俄国，而是来自意大利一个被人最瞧不起的贫困地区。他来到纽约后，一直靠暴力维持生计。

他年纪很小时，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伙，那是一个由意大利籍未成年男孩子组成的小流氓集团。他们主要对本区的妓女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手持匕首，

^① 卡萨诺山，在意大利，1944年1月至5月，美英联军在这里同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去恐吓比他们大10多岁的女人。这些女人曾警告他们说，她们也有保护者，可以为她们报仇。但是，这些“意大利小面饼”们并不因此却步。

于是疯子乔决定求助于他的小流氓集团。人们称这些小流氓为“意大利面饼”，那是因为在意大利贫困地区，居民的主食就是这种用土豆泥烤成的面饼。

有一次，一个妓女拒绝向一个13岁的小无赖付钱。于是“意大利面饼”的头头疯子乔亲自对她进行了惩罚。一天黄昏，他悄悄靠近她身后，用一把磨得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吊袜带”。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实际上他用刀割断了那个女人腿部后面的动脉。后来，这个不幸的女人被人发现时，已经倒在马路边的血泊里奄奄一息了。他因此而名声大噪。

警方却一直无法证明此事是这个13岁的小流氓干的。但是，消息不胫而走，“意大利面饼”帮的人很快将此事在该区的妓女中广为散布。从此，戈尔乔·波利齐就被人称为“疯子乔”。

到了60年代，他已经长大成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的伙伴们当然也长大成人。他们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团伙组织。此时，在他们称霸的布鲁克林区，再没有人敢叫他们“意大利面饼”了。这个外号只有当他们未成年时才可以叫。现在，人们直呼他们“意大利人”。每个人都乖乖交钱，每个商人都乖乖交钱，因为每个人都明白，疯子乔是说到做到的。

他的势力在布鲁克林区。在这里，无人敢对他提出异议。这个区的所有商人均要在月底向他交纳相当于利润总额50%的税款。当然，每个人的税款额是由乔亲自确定的。在他面前，商人们自认倒霉。谁要说个不字，他的橱窗就会马上被人砸

碎，商店马上被洗劫。有时，疯子乔派一人等在商店门口，进门买东西的顾客，尤其是妇女，出门时就受到恐吓。一个女人，只要有一次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被人用刀子顶着肚子，不用重复第二遍，她绝对不敢再去那个店里买东西了。向法院控告？那无济于事。疯子乔用这种办法可以使该区的任何一家商店在一个月之内破产。警方对此早有所闻，早就等待时机将疯子乔本人或他手下的人缉捕归案。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人提出指控，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指控就行。不幸的是，谁也不敢带这个头，问题就在这里。其结果是，疯子乔同所有的勒索犯一样，大发横财。他们在该区维持恐怖气氛，那就像一堆被盖着的炭火，它可以炙人但又绝不露出火苗。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父亲为了保护他的小食品店，像其他商人一样，总是按时付款。在意大利人来到之前，是波多黎各人。总之，不是这一伙人，就是另一伙人。在这个区，总是有人进行敲诈勒索。

可是，面对布鲁克林区的恐怖集团，面对疯子乔，却半路上杀出一个胆小怕事的、大腹便便的小个子秃顶男人。他就是继承父亲零售橄榄油的约瑟夫·戈尔德维茨，他拒绝付钱。看来他也是发疯了！他目的安在？恰好疯子乔好长时间没有教训人了。对疯子乔来说，不时地提醒大家，他疯子乔仍然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1962年2月2日，晚上6时，疯子乔独自一人走进了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食品店。这是疯子乔的老习惯：他总是亲自动手，不派别人。他手下的人只管收钱入帐，充其量去从事一些小规模的报复行动。至于重大行动，他总是亲自出马。而这一次，问题性质十分严重，因为这个

肥胖秃顶的小个子商人，不仅拒绝像他父亲那样每个月“被人拔毛”，而且还鼓动其他人起来造反，组织什么“自卫委员会”等等！他对其他人解释说，如果所有的人同时提出指控，疯子乔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杀掉，而他自己则会身陷囹圄。他甚至对他们说：

“如果一群羊想顶死一只狼，所有的羊就得齐心协力。”

疯子乔的一名情报员向他报告了这一造反行动，因此他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商店门上的小金属管像排钟那样响起来，这是疯子乔进来了。他站在那个竟敢向他发出挑战的人面前不动了。他注视着面前这个男人：此人显得那么矮小，那么肥胖，头发那么稀少，面部又那么呆板，实在不堪一击。他实在弄不懂，于是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不愿交钱受我保护的就是你吗？”

“是我。”

“你一点也不害怕吗？你是不是用镜子照照自己？”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咽下一口唾沫，回答说：

“我早就用镜子照过自己了。在战争期间，我照过自己，我心里害怕。现在，我一想起来仍然害怕。疯子乔，你使我害怕，因为你不是正常的人，因为你想伤害我……，你伤害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你也害怕了，你害怕别人不再害怕你！所以你现在想采取行动。那你就干吧！不过我要事先告诉你，并不能因为我害怕你，就会向你付钱。”

疯子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方式向他发出挑战，而且更不用说挑战者还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疯子乔从柜台上拿起一瓶橄榄油，用尽全身力气，向对方拼命砸过去。瓶子砸在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秃顶额头上，于是小个子男人向柜台后面倒下去。当警察赶到时，他的头部已经惨不忍睹：血和油掺和在一起。这一场面，将大大有助于维持本区的恐怖气氛。

疯子乔大摇大摆地走出去，门砰的一声关好，金属排钟再次响起来。他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哪知道，这一次他失算了。对他来说，有两类人最可怕：不要命的鲁莽汉和固执的胆小鬼。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就是固执的胆小鬼。再说，他虽然失血过多，但还没有死。这样，疯子乔就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布鲁克林区的警察赶到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商店时，他们又弄响了门上的金属排钟。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躺在柜台后起不来了，因为他已经休克了。橄榄油瓶在他的头上破碎了，油与血滴了满脸，粘乎乎的，看上去实在狰狞可怕。警察们看了一眼，就以为他死了。警长说：

“别碰他，等刑警队来！”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头部仍血流如注，似乎头部已经发生骨折。在他的前额下面，形成了一个肿块，肿块逐渐压迫神经。他及时地躺倒在地上，10分钟之后，邻居的店主怕事情闹大，才给警察打了电话。

法医经过初步诊断后，发现约瑟夫的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马上叫了一辆救护车。约瑟夫·戈尔德维茨被人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街上的店员们看见他满脸缠着绷带，又是油又是血，被抬出商店，均摇头叹气。他们都心中有数：那些敲诈犯是惹不起的！特别不能去惹疯子乔！约瑟夫伤得实

在不是时候，“自卫委员会”因此被扼杀在摇篮里。

过了几天，疯子乔的“收帐人”向全区的所有商人宣布：保护费增加10%。这对商人们是一种警告，因为他们曾一度轻信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鼓动，也因为他们曾一度想组织起来自卫。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在死亡线上搏斗了几周之后，于3月10日病愈出院。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永远不能完全康复了。脑内出血造成了癫痫症。医生已经预言，这种癫痫症将持续终生，因为这种病随时可发，将永远折磨他。他再也不能开车了，也不能一个人横穿马路……如果他要继续开店，他的老婆就得一直守在他身边，疯子乔本人和他的手下“收帐人”也将光顾他的小店，因为他们肯定会来捣乱的，恐怖也将重新笼罩全区。

约瑟夫到了这种地步，要么老老实实在地交钱，要么束手待毙，别无第三条路。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出院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马上作出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一离开医院的大门，就乘出租汽车直接来到布鲁克林区警察局。他对警察说：

“我叫约瑟夫·戈尔德维茨，我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正式控告戈尔乔·波利齐，他的外号叫疯子乔。我指控他企图用玻璃瓶砸死我。我还指控他是布鲁克林区诈骗集团的头头。我可以列出这一集团所有人的姓名和所有遭到勒索的商人的名单。再说，这也不难，除了疯子乔本人开的商店，所有的商人都被迫交钱。我还会把他的打手姓名全部告诉你们，我愿意出庭作证。但是，在开庭审判之前，请你们保护我个人和我家属的安全，这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证词马上记录在案。在审判之

前，他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其原因是，虽然疯子乔已被拘捕，但他用25万美元作押金而监外候审。但是，在开庭审判时，却出了漏子：约瑟夫·戈尔德维茨出庭作证时，由于讲话时间太长，突然脸色发白，目光呆滞。他并没有倒下，但显得完全精神失常，全身发抖，眼皮抽搐。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秒钟。之后，他继续作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刚刚发生的症状，人们通常称为“小毛病”，即轻度癫痫。此时，病人一直有感觉，头脑清醒，但是，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显得六神无主。如果癫痫持续下去，还可能出现战栗或抽搐等现象。

疯子乔的律师俟机主动出击：

“法官先生，请你注意，向我们发出指控的是一位癫痫病患者。也就是说，他的头脑是不清醒的。因此，他的证词与指控不能成立。”

当然，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律师也马上反驳：

“法官先生，我的委托人癫痫病发作，这正好说明他的指控是完全属实的，因为这正是他受到今日的被告戈尔乔·波利齐即疯子乔伤害的结果。疯子乔残酷地将一个玻璃瓶砸在他的头上。为什么？只因为他拒绝交纳勒索的税款！”

于是群情大哗。在后来几天里，判决疯子乔的审判会倒成了判决受害者的审判会，即确定受害者是否是癫痫患者的判决会了。专家们各执己见，他们对这种“重病”或“轻病”大发议论。一些人认为癫痫病患者除了发病时外，平时是清醒正常的人。他们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他们的结论是：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证词尽管因发病而一度中断，但仍然可以成立。但是，支持疯子乔的另一派专家们则认为，头脑受到损害的人，其证词是不足为凭的。这确实有点言过其

实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伤害是由谁造成的。不过，谁也无法证实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只有约瑟夫·戈尔德维茨本人的证词才能确定疯子乔的罪状，并且说明疯子乔本人也患有某种疯狂症。

然而，在后来的听证会上，约瑟夫给人的印象却越来越糟。即使他不发病，他也像个吸毒者。他说话颠三倒四，好像记忆中有许多空缺……

这是有原因的。为了治疗癫痫症，患者只好每天服用苯巴比妥。那是一种效力很强的镇定剂。天长日久，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头脑就变得呆滞迟钝了，谈话时，上句不接下句。这对疯子乔的律师十分有利：

“你们瞧，这个人神经不正常！他的指控是出自有病的头脑！”

疯子乔在被告的位置上露出鄙夷的微笑：这个指责他进行敲诈勒索的人就是这副样子！审判结果，他获胜了。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称：

“我是同其他人一样的普通美国人！”

但是，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勇气却渐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确具有某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勇气，才一次又一次地在审判会上，恢复了清醒的头脑：

“法官先生，布鲁克林区的商人们按时向疯子乔手下的人交钱，因为他们害怕。其实我不比他们更勇敢。我过去一直胆小怕事。在西西里岛登陆时，我曾害怕过；在卡萨诺山下，我曾害怕过；当疯子乔走进我的店里时，我也曾害怕过。我知道他会伤害我甚至会杀死我。但是，我也知道一件事，即他无法逼我付钱，因为我下定决心不付钱。如果所有遭到

盘剥的商人都同我一样，他也就无计可施了。一旦所有的羊齐心协力，狼也会被顶死的。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法官先生。”

约瑟夫·戈尔德维茨不畏强暴的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审理此案后的第二周，纽约的报纸围绕他遭疯子乔袭击后患癫痫症一案大肆渲染。1962年6月12日这一天，食品店小老板的律师要求听取所有73位商人的证词，因为这73位商人一致控告戈尔夫·波利齐即疯子乔利用暴力威胁勒索钱财。其中还有3人证明，在约瑟夫·戈尔德维茨遭到袭击时，他们看见疯子乔走进又走出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的商店。应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6月13日，因担保又获释的疯子乔没有出庭受审，他留下了25万美元的保金，不辞而别。8月3日，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正当疯子乔改名换姓准备潜逃加拿大时，他被逮捕了。之后，他被引渡回美国，并于1963年被判12年徒刑。算起来，此刻他已经获释出狱了。

至于约瑟夫·戈尔德维茨，由于健康原因，他已无法继续经管食品店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永远是癫痫症患者，这是肯定无疑的。他时常精神恍惚，甚至全身抽搐。为此，他只好服用镇定剂，一直服到咽气的那一天为止。但是，他已经无所畏惧了。对于一个胆小怕事但又从不肯认输的人来说，人们充其量只能伤害他，但决不能使他屈服。

壁橱里的瑞士人

在瑞士弗里堡州的一座城市里，一名瑞士人在街上遇见另一名瑞士人，前者脱下他那奇怪的帽子，然后问道：“对不起，先生，警察局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半天，总是找不到。我记得警察局原来就在这条街上。”

这位彬彬有礼问路人的问题，使后者惊诧不已：

“我说，先生，警察局从这条街搬走已经有好多个年头了！啊！我的天哪！至少有15年了！只多不少！你瞧，当时警察局就在这里，就在那家洗衣店旁边，现在已经搬到城的另一端去了，搬到新城去了。我慢慢给你解释。你知道新城吗？”

戴怪帽子的人突然露出失望的表情……那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迷惘。他畏畏缩缩地回答：

“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新城？是在哪个方向？”

“很好找！就在教堂区后面。你过去没有到过这个城市？”

“啊，到过……不过，我只知道老城！”

到这时，直到这时，他才从头到脚认真地打量这个戴怪帽子的对话者；他也是这时才发现，此人的打扮非常奇怪，而且是时间上的混乱，因为他的穿戴同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人一模一样。然而，此时已经是公元1973年了。他觉得这个50岁上下的人的穿戴太老气横秋了，所以他客气地说：